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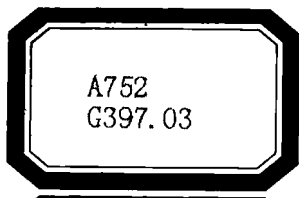
龚育之
逢先知
石仲泉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英育之
逢先知
石仲泉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 000001 000001 000001 000001 000001 000001 000001 000001 000001 000001

A
G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 龚育之, 逢先知, 石仲泉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1
(中学图书馆文库)
ISBN 978-7-108-03333-8

I. 毛… II. ①龚…②逢…③石… III. ①毛泽东 (1893~1976) — 生平事迹②毛泽东 (1893~1976) — 治学精神
IV. 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4245 号

责任编辑 张 荷

装帧设计 朱 锷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 / 32 印张 10.25

字 数 170 千字

印 数 00,001 — 10,000 册

定 价 26.00 元

写 在 前 面

毛泽东并非出生于书香门第，对读书的酷爱，也并非从书斋式的学问研究出发，而是基于一种朴素的社会理想、人生目标。早年的毛泽东，承继了中国知识分子读书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品德。当他真正走上了革命道路，便自然而然地将读书运用到救国、治国，治理天下的革命实践当中。读书，可以说是毛泽东一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有很多故事流传。青年时期，为了锻炼毅力，在街头读书，以求闹中取静；战争时期，生活在最艰苦、最紧张的环境中依然没有放弃读书，书籍是他最宝贵的财富，他对书籍爱护有加。因形势所迫，有时不得不放弃所有书籍，每逢此时，他都十分伤

心。他的大部分藏书，特别是他有过批注的书，几经辗转，历尽艰辛，最终搬到了北京。解放后，他将卧床一半的位置留给了书，为的是能够更便利地取书、读书，真正是以书为伴。

毛泽东读书有几个特点，其一是博览群书，其二是有目的有针对性地读书。但他并不唯书，他重视书本知识，也重视实际知识；既提倡读有字之书，也提倡读无字之书，历来反对死读书，读死书。

毛泽东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因为他认定马克思主义是唯一能够救中国的革命真理。他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解放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毛泽东开始有针对性地阅读经济学著作，尤其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在上面加了批语。此外，《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等经济学经典著作，也是当时毛泽东阅读的重要书籍。

毛泽东读书，特别喜欢阅读史书，他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古为今用。在中国史书里面，他最喜欢的是《二十四史》，经常阅读，并作了大量的批注。在明清小说中，他最喜欢《红楼梦》，把《红楼梦》当做历史来读，不但自己反复读，也劝别人反复读。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即是通过朴素的叙述，展现出毛泽东孜孜不倦的读书侧影。作者之一逢先知，自1950年至1966年，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对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颇为熟悉；另一位作者龚育之，曾多次和毛泽东探讨哲学问题；第三位作者石仲泉所做的研究工作都是与毛泽东有关的。他们将对毛泽东的了解，特别是对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了解真实地记录下来，这是研究毛泽东的第一手资料，也是一般读者所关心的。

我店于1986年9月出版了《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一版，由邓小平题写书名；1996年出版了增订版（第二版），以后多次加印，至今仍是读者喜爱的畅销书之一。此次即是在第二版的基础上重新编排出版的。遗憾的是作者之一龚育之先生已于两年前去世。在此我们深深怀念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部

2009年12月

目 录

博览群书的革命家

——毛泽东读书生活我见我闻	逢先知	001
毛泽东读马列著作	逢先知	026
从《实践论》谈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龚育之	047
关于毛泽东读哲学书的几封信	龚育之	059
对几本哲学书籍的批注	田松年	075
毛泽东与自然科学	龚育之	089
毛泽东与逻辑学	高路	136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石仲泉	172

读鲁迅著作	徐中远	203
古籍新解，古为今用		
——记毛泽东读中国文史书	逢先知	220
“红学”一家言	龚育之 宋贵仑	258
毛泽东读报章杂志	逢先知	281
忆毛泽东学英语	林克	291
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	逢先知	309

博览群书的革命家

——毛泽东读书生活我见我闻

逢先知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也是学识渊博的学问家。孜孜不息的读书生活伴随着毛泽东的一生，和他的革命生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我从一九五〇年冬到一九六六年夏，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历时近十七年，直接和间接地了解到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尽管是片断的、零碎的，但是把它们介绍出来，对于了解和学习毛泽东是有价值的，对于今天的两个文明建设也是有意义的。

酷爱读书，广收博览

毛泽东从幼年起，就勤奋好学，酷爱读书。随着年龄

的增长，他的读书欲望愈来愈强烈。为了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常常废寝忘食地阅读古今中外的各种书籍。后来，即使在最艰苦、最紧张的革命战争环境，他也总是不忘读书。到陕北以后，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尽一切可能，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各类书报。到了延安，他的书逐渐多起来了，并有专人替他管理。他的书起先放在离住处不远的一排平房里，后因日机轰炸，搬到一个很深的窑洞里，保护起来。毛泽东十分爱惜自己的书。有一次，他的一些书被别人搞散失了，他非常生气，这件事他一直没有忘记。一九四七年从延安撤退的时候，别的东西丢下了很多，但是他的书，除一部分在当地埋藏起来以外，大部分，特别是他写了批注的那一些，经过千辛万苦，辗转千里，以后搬到了北京。这些书是毛泽东藏书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珍贵资料。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读书的条件好了。在我接手管书不久，毛泽东就提出，要把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所有图书都给他配置起来。这个要求显然是难以实现的，后来实际上也没有做到。但是他对书的酷爱，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当时毛泽东的书总共还不到十个书架，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在我离开这个工作岗位的时候，也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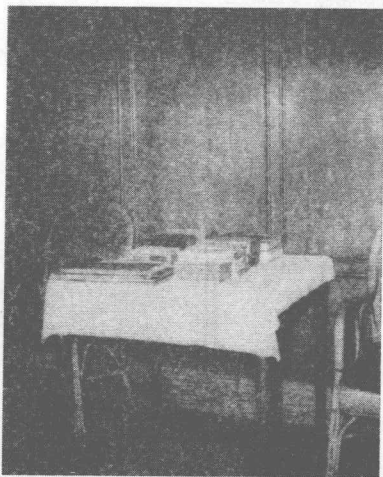
是一九六六年夏，他的藏书已达几万册，建成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又适合毛泽东需要的个人藏书室。这里要特别提到，为建设毛泽东的个人藏书室，田家英所做的贡献是不应当忘记的，他是花了很多心血的。没有他的指导和具体帮助，建成这样的图书室是困难的。毛泽东的藏书，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鲁迅的全集以外，一些著名类书和丛书，如《永乐大典》（部分，影印本）、《四部备要》、《万有文库》（部分）、《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各种世界名著翻译丛书等等，基本上配齐了。就个人藏书来说这不算少了，但仍不能满足毛泽东的需要。他还经常要我们向一些图书馆替他借书。一九五八年夏，北京图书馆换发新的借书证，我们特地给他办了一个。北图的同志出于对毛泽东的敬重，把他的借书证编为第一号。

毛泽东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杂书。就哲学来说，不但读基本原理，也读中外哲学思想史，还读逻辑学、美学、宗教哲学等等。这里稍为多介绍一点毛泽东对宗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的阅读情况。他对宗教问题是比较重视的。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

派的经典如《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都读过一些。对于禅宗的学说，特别是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禅宗不立文字，通俗明快，它的兴起，使佛教在中国民间广为传播。《六祖坛经》一书，毛泽东要过多次，有时外出还带着，这是一部在慧能死后由慧能的弟子编纂的语录。哲学刊物上发表的讲禅宗哲学思想的文章，毛泽东几乎都看。基督教的《圣经》，他也读过。毛泽东阅读宗教经典，既作为哲学问题来研究，也当作群众工作问题来看待。他说：“我赞成有一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中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是不行的。”^①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写了一个批语，说：“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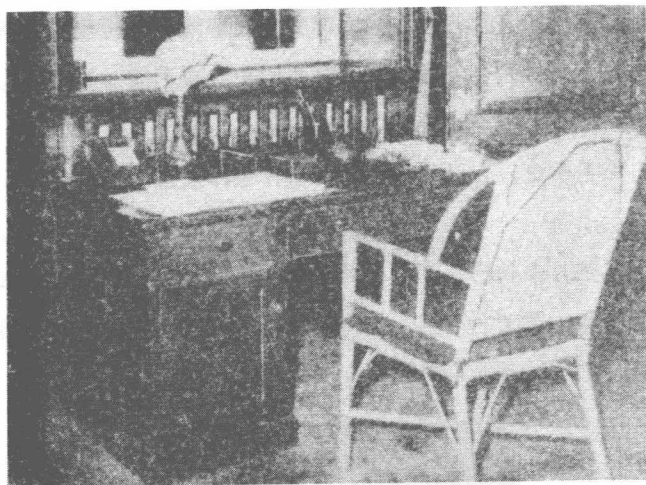
^① 《同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1961年1月23日）。见《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16页。

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①再以科学技术书为例。从各门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史，直到某些技术书籍，毛泽东也广泛涉猎，而对生命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土壤学最有兴趣。一九五一年四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邀请周世钊和蒋竹如到中南海做客，曾对他们说：“我很想请两三年假学习自然科学，可惜，可能不容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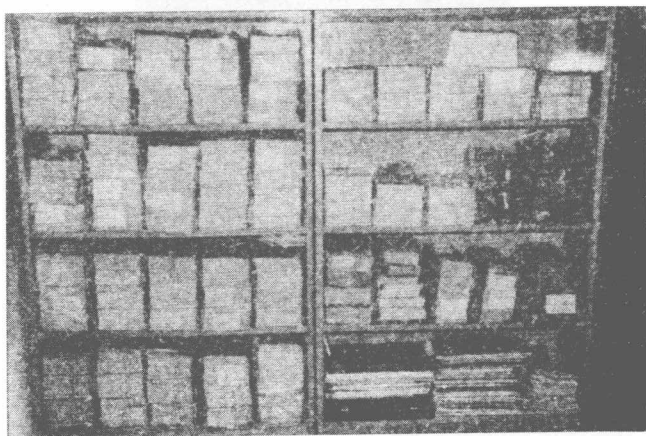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小方桌

^① 《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1963年12月3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3页。



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办公桌



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书柜

毛泽东常常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一九五八年九月，张治中陪同他一起外出视察工作。有一天，在行进的列车中，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冶金工业的书。张治中诧异地问他：“你也要钻研科技的书？”毛泽东说：“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①毛泽东经常用这句话教育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不论是做秘书工作的，做警卫工作的，还是做医护工作的。一九五七年他亲笔写信给他的秘书林克，要他“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②

毛泽东跟书籍可以说是形影不离。在他的卧室里，办公室里，游泳池休息室里，北京郊外住过的地方……都放着书。每次外出也带着书，在外地还要借一些书。杭州、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庐山等地图书馆，都留下了毛泽东借书的记载。

毛泽东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必先做两方面的调查。一是向人做调查，询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现实情况；一是向书本做调查，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

^① 余湛邦：《张治中将军随同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的日子》。见1983年12月17日《团结报》。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490页。

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以及古人写的有关当地的诗文。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首次到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三月四日下午，一到这个蜀汉古都，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阅读。以后，又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地方志书籍，还在书上批、划、圈、点。会议期间，他亲自挑选唐、宋两代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十五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四十七首，明代杨基、杨慎等十二人写的十八首，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同志。三月八日他曾借阅楹联书十余种，其中有杜甫草堂的对联，还有孙髯作的昆明大观楼长达一百八十字的对联。毛泽东对这幅长联甚为赞赏，他能背诵如流。清人梁章巨在《楹联丛话》中，认为此联“究未免冗长之讥也”，毛泽东颇不以为然。他在对此书的批语中写道：“从古未有，另创一格，此评不确。近人康有为于西湖作一联，仿此联而较短，颇可喜。”毛泽东生前多次到杭州，工作之余，常常借阅当地的地方志、当地古人的文集和诗集。例如，他借阅过宋朝林逋（和靖）的诗文集，明朝于谦的文集、传记和有关的小说。林和靖，就是那个隐居西湖孤山，一生不做官，种梅养鹤，被人称为“梅妻鹤子”的诗人。于谦，爱国名将，做过明朝的兵部尚书。毛泽东在杭州还要过历代古人写的有关西湖

的诗词。当时在杭州从事文史工作的叶遐修，收集了自唐至清咏西湖的诗二千多首，从中选出二百首，编成《西湖古诗集粹》，抄送毛泽东阅览。

毛泽东的读书习惯几乎渗透到他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或者探讨一个问题，或者参观了一个展览会，或者得悉科学技术上有什么新的重大发展，以至看了一出戏，往往都要查阅有关书籍，进一步研究和学习。一九五八年，刘少奇曾以唐朝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一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作为古代官吏禁带家属的例证。毛泽东觉得不妥，为查明此事，不仅翻阅了《全唐诗话》等书，还特地查阅了《旧唐书·列传》的贺知章传，发现贺传中并无不带家属的记载。毛泽东随即写信给刘少奇，陈述自己的看法，并送去载有贺传的那本《旧唐书》。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与周培源、于光远谈哲学问题，在讲到地动说时，毛泽东说：“宋朝辛弃疾写的一首词里说，当月亮从我们这里落下去的时候，它照亮着别的地方。晋朝的张华在他的一首诗里也写到‘太仪斡运，天回地游’。”^①这首诗叫《励志诗》。随后要我们找出载有这两

^① 《关于人的认识问题》（1964年8月24日）。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2页。